

# 社区教育作为公民参与的实践路径

## ——评《社区何以重要:联结教育与公民生活》

□ 于 晶, 范蓉融

**摘 要:**现代社区教育发展已经有近 40 年的历史,社区教育实践也取得了巨大进展,但面对当前“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仍需不断改进、创新实践模式。《社区何以重要:联结教育与公民生活》一书是社区教育领域的经典著作,该书作者的实践经历让其产生了新的思考,试图提出一种创新的、联结教育与公民生活的社区教育理念,强调社区成为公民学习和发展的手段与价值,以全新的视角介绍了植根于社区的新型教育机构赫尔馆、赋权社区发展的高地民众学校及促进社区多元发展的邻里学习社区三个经典案例,倡导设立“发展和利用民主习惯与民主工具将社区教育与公民参与联系起来的”社区实践者这一新型职业,并提出了开展全球公民教育的新发展方向,为我国社区教育实践模式创新提供了参考路径。

**关键词:**社区参与;社区教育;公民学习生态;公民教育

**收稿日期:**2022-11-29 **DOI:**10.13425/j.cnki.jjou.2023.02.006

**作者简介:**于晶,国家开放大学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终身教育、教师发展;范蓉融,国家开放大学外语教学部讲师,主要研究终身教育、英语教学、翻译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重大课题“北京市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研究”(CAMA2020001);国家开放大学 2021 年度青年科研项目课题“基于 BOPPPS 教学模式的外语类课程思政设计研究”(Q21A0017)

约瑟夫·金蒙特·哈特(Joseph Kinmont Hart)在 1918 年出版的《教育中的民主:教育史的社会解读》(*Democracy in Education: A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一书中提出,教育中的民主问题本质上不是训练孩子们,而在于建立一个社区,让孩子们在其中自觉成长为聪明、民主、自由、追求美好生活、渴望分担时代任务的人。学校并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只有社区才能做到。2007 年,尼古拉斯·V·隆戈(Nicholas V. Longo)在其著作《社区何以重要:联结教育与公民生活》(*Why Community Matters: Connecting Education with Civic Life*)中引用并扩展了哈特的观点,认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以学校为中心的教

育理念是民主发展实践的障碍。隆戈现任普罗维登斯学院公共和社区服务研究教授、全球研究系主任,其在本科阶段就学习了社区服务相关课程,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在明尼苏达大学民主与公民中心工作,并加入了简·亚当斯学校(Jane Addams School)的学习者社区,实践经历让他接触到了一种新的教育方法及一种不同的政治视角,进而对教育与公民生活之间的联系产生了新的思考。隆戈以新思考为起点,撰写了《社区何以重要:联结教育与公民生活》一书,试图提出一种创新的、联结教育与公民生活的社区教育理念,以改变此前对公民教育的看法,也阐述了社区为何以及如何公民教育中发挥作用。哈特的主题是教育民

主,而隆戈的主题是(社区)民主教育。民主和教育两词顺序的改变,意味着公民教育实践理念的转变,即发挥社区在公民教育中的主体作用,哈特从理论上阐述了这种转变,隆戈则以一种帮助我们理解和欣赏社区教育持久意义和重要性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社区教育成功案例的样貌,并为后人践行社区教育提供了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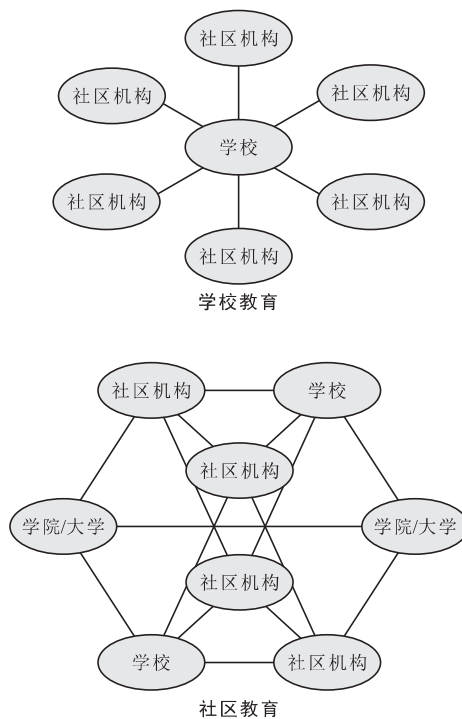
### 一、核心概念:社区教育与公民学习生态

本节首先阐述核心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而对作者创造和生成核心概念的思想进行剖析,最后总结出作者对核心概念的界定,为读者理解本书奠定理论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书籍中,作者都将民主教育等同为社区教育,读者在阅读本书前需要特别注意这点。

作者隆戈所处的时代,教育面临着诸多挑战,如自由市场(相对于民主)价值观的传播、市中心社区和学校的衰败、全球化时代本土文化的流失、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继续扩大、普通公民做出影响其生活决定的权力日益被剥夺,最显著的是公民正变得对公共生活漠不关心,也在逐步脱离公共生活,国家迫切需要公民行动,而公民则逐渐成为旁观者。<sup>[1]</sup>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借用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Cremin)“进步教育理论过分关注学校作为社会进步和改革杠杆的潜力,而忽视了其他教育机构的可能性”的观点<sup>[1]</sup>,隆戈在书的开头呼吁重新考察教育、社区和民主之间的联系,拥抱一种公民学习的生态。

隆戈将生态学原理应用到教育中,认为在教育系统中,整个环境的许多部分之间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教育的成功和失败主要是社区、家庭、学校相互作用的产物,仅靠学校无法完成公民教育的工作,应重新定位和加强学校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将公民学习的中心转移到社区,以取代现行的以学校为中心的学习方法,社区的价值不在于成为公民教育的场景,而在于成为公民学习和发展的手段,因此隆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替代方案,即全面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公民教育方法,他将其称为社区教育,并进行了如下界定:社区教育是一种积极的学习,它发生在教室之外,但又经常与教室相联系;它涉及多个一次性社区服务项目;它有意地把教育放在长期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它

通常是基于地点的,使用协作的、集成的解决问题的方法。<sup>[1]</sup>隆戈认为,社区教育与传统的教育方法有很大的区别(见图1),传统的教育方法以学校为中心,学校是教育的中心枢纽;在社区教育框架中,教育重心发生了转移,社区和社区机构成为教育系统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并将人们在许多地方学习和相互联系的教育联结起来。这个观点在当时得到了广泛认可,实现了理念上的创新,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认为社区教育是一种促进公民学习和发展的教育方式;第二,它将人们集体学习和行动的地方连接起来,并倡导这些地方之间的合作;第三,它强调地方习俗和智慧的重要性,因其对实践知识、非正式过程和面对不可预测性时的即兴发挥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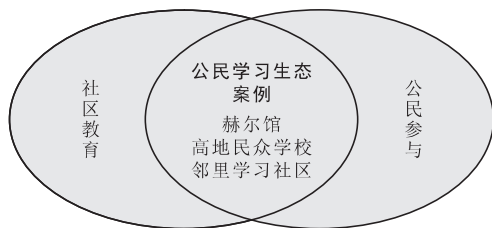


来源: Why Community Matters: Connecting Education With Civic Life 2007. P13

图1 教育方法: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

随后,隆戈借助约翰·杜威(John Dewey)关于“学校作为社会中心”的演讲对教育历史和实践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并引申出社区教育的重大发展历史,包括社会中心与社区学院等的创新实践,伦纳德·科维洛(Leonard Covello)等社区教育运动先驱人物的思想。他对哈特、杜威、简·亚当斯(Jane Adams)等学者在20世纪初关于民主、教育和社区之间联系的持续对话的描述,为后人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素材,也为读者

理解作者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理论框架方面,隆戈更多地借鉴了哈里·博伊特(Harry Boyte),而不是杜威的思想,特别是博伊特的民粹主义民主概念,即普通民众参与日常政治的公共工作。博伊特是“公共成就”的创始人之一,年轻时也曾曾在公民学校工作,20世纪60年代担任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CLC)的组织者,其对普通公民的可能性抱有信念,致力于发展“什么有效”的理论和实践,倡导公民参与民主,将公民视为他们生活和社区的强大的“生产者”和“制造者”,而不是被动的“客户”或“消费者”,因而他倡议将公民学习的中心转移到促使个体和公民成长最有力的社区,将焦点从资源有限的稀缺模式转移到创建拥有丰富资源的公民文化上。作为隆戈的导师,博伊特的实践和思想对隆戈影响巨大,激发了他的灵感,促使其为教育方法创造了新的思想、隐喻和实践——社区教育,公民参与和社区教育的重合处形成了公民学习生态(见图2)。



来源: *Why Community Matters: Connecting Education With Civic Life* 2007. P16

图2 公民学习生态

## 二、公民学习生态案例: 历史意义及教育思想

为解答“何为全民学习生态”这一问题,作者从建立初衷及根源、创建者的教育思想、实践尝试、教育方法、典型项目等方面介绍了19世纪的赫尔馆、20世纪的高地民众学校、现代的邻里学习社区三个案例,以说明社区在公民教育中的重要性,例证公民学习生态,让读者对社区教育样态有了直观的感受。隆戈借鉴并整合自己的原创历史研究和其他学者的研究,重点关注简·亚当斯、迈尔斯·霍顿(Myles Horton)及其同事在创建和运营赫尔馆(Hull House)及高地民众学校(Highlander Folk School)时使用的教育方法、赫尔馆成立的重大意义及创立者的新鲜见解,这些见解在圣保罗明尼苏达州的邻里学习社区(The Neigh-

borhood Learning Community,简称NLC)案例中应运而生。

### 1. 赫尔馆: 植根于社区的新型教育机构

作者介绍的第一个案例是19世纪晚期的赫尔馆,由和平运动与妇女运动代表、美国社会改良家和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人简·亚当斯及其好友发起创立。<sup>[3]</sup>赫尔馆是一个植根于社区的新型教育机构,是孕育公民学习生态的公共教育的早期尝试,后来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睦邻友好社区,许多居民来赫尔馆定居,与其他居民发展成合作生活关系。亚当斯生活在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的时代,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是她思考的出发点<sup>[2]</sup>,她的教育思想受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认为教育是通向民主的关键。亚当斯的教育观超越了对个人成就的简单思考,更多关注的是教育如何帮助人们为公共生活贡献才华和精力。亚当斯认为睦邻友好社区在教育中具有独特的作用,是一种试图以活动的形式用生命本身表达生命意义的尝试。赫尔馆的发展史是一个工作者和受助者双方在社会文化环境框架下、受环境影响不断学习和改变、不断调整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的动态过程。<sup>[3]</sup>赫尔馆的出现为“社区何以如此重要”提供了答案。赫尔馆的许多尝试为我们今天如何进行社区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亚当斯在发展赫尔馆时所做的努力及其对教育社会中心转移的坚持对当代教育制度也产生了影响。

赫尔馆的建立初衷是寻求一种社会融合性的生活方式,将社区变成一个社会和教育活动的中心,把社区里人们学习的许多地方连接起来,并深入社区,帮助组织社会关系,使社区本身变得具有教育意义。赫尔馆注重的是互惠关系、与人的长时间相处、本地化的知识,以及跨越种族、阶级、性别、年龄和语言界线的参与。赫尔馆的实践尝试包括:为不同人群对话提供集会场所、为各个年龄段的社区居民提供在各种社区机构学习的机会;激励赫尔馆的居民将他们每天看到的故事、生活和问题与大型公共理念联系起来,共同创造实用的解决方案;利用社区资源解决街道周围的问题,并与社区居民建立互惠关系;尝试将学校与对学生有吸引力的家庭和社区联系起来;为社区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利用教育手段让圈子外的人为大众贡献自己的技能;扩大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作

用;将其教育努力与政治改革联系起来,致力于解决童工、艺术教育、街道卫生等政治问题;解决20世纪初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等重大问题。赫尔馆展示的是实用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女权主义的、手工艺式的方法,强调社区居民和赫尔馆工作人员的相互学习。赫尔馆的典型例子是其为成年移民提供手工艺教育而创建的劳工博物馆(Labor Museum)。劳工博物馆是一个有着宏伟政治目标的教育项目,以对抗新美国人文化流失的趋势及日益工业化的社会所导致的对劳工的疏远。劳工博物馆雇佣年长的移民为下一代教授他们的手艺,在为老一辈人提供有意义工作、给予移民文化一个中心舞台的同时,实现劳动的历史联系、培育文化遗产的自豪感、进行持续的经验重建。劳工博物馆也注重与其他教育项目的联系,有效验证了公民学习生态;劳工博物馆还是“公共工作”的早期范例,它是由不同群体的人共同努力的具有公共意义的项目。劳工博物馆运转的核心是:每个人都是老师,每个人都是学习者。

## 2. 高地民众学校:社区教育赋权社区发展

作者介绍的第二个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高地民众学校,它是当时社区影响力最强、可持续、与大型社会运动联系最紧密、最成功的民众学校,也是公民学习生态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1932年,霍顿在田纳西州的乡村创立了高地民众学校,这是一所区别于赫尔馆、利用僻远的乡村环境而建造的教育社区,力图在传统教育机构之外与人民和社区合作,把教育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通过提供基层教育促进社会公正,将社区学习变成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及实施民主实践的载体。高地民众学校的中心目的是帮助穷人和工人阶级利用他们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区面临的特殊问题,从而赋予他们权力。在随后的发展中,高地民众学校为民主制度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得到了杜威、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等知名人士的支持。霍顿的思想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具体包括亚当斯及赫尔馆的经验、约翰·杜威的作品、霍顿在芝加哥大学及纽约联合神学院的学习经历、丹麦民众教育倡导者尼古拉·格隆威(Nikolaj Grundtvig)的思想及丹麦民众学校无证书学习模式。

高地民众学校的实践尝试包括:支持民权运动、废除种族隔离,曾经是几个社会运动和社会正义斗争的教育中心,帮助开发了各种各样的社区

领袖的才能,社区领导培训的试验最终导致了公民学校的创建和高地对民权运动的深入参与;通过与大学生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广泛合作,培养了数千名年轻人的公民领导力;在民权运动中扮演大学生和社区成员之间的调解人角色。

高地民众学校所实践的教育方法是通过合作对话和反思从共享经验中获得知识<sup>[3]</sup>,形式是由学习者圈子组成的工作坊。工作坊是基于挖掘参与者带来的经验而展开的。任何学习圈的核心要素都是基于人们的故事,共同创造经验。高地民众学校想要的是有参与度的、主动的学习者,试图找到有共同关切的人,邀请他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谈论问题,然后通过思想交流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工作坊中,有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引导师,引导师并不是“事实反刍者”,而是“学习促进者”或“学习示范者”。引导师使用的最简单、最重要的工具是过去和现在的问题。

高地民众学校最成功的尝试是发展成了公民学校,公民学校体现了高地民众学校如何在社区环境中促进公民学习。公民学校利用扫盲教育和选民登记培养积极参与的公民。该项目的第一个成功案例是约翰岛(Johns Island)社区,公民学校在约翰岛社会企业家以扫·詹金斯(Esau Jenkins)的领导下获得了成功,通过扫盲教育,帮助黑人公民获得投票权,从而赋予他们政治权利。社区获得了贷款,建设了学校,并非常重视运用非专业人士的才能,聘请了没有教学经验的纽约美容师作为公民学校的第一位老师,并根据参与学习的学生意愿制定了课程,用学习圈的形式开展教育,推进在人民文化和故事基础上的民主进程。约翰岛社区的成功引发了整个海岛社区对公民学校的兴趣,公民学校实现了扩张。为了配合公民学校的扩张,高地民众学校为志愿教师和监督者制定了一个培训计划,对其进行领导能力培训,这使高地民众学校的角色从赞助和直接监督项目转变成其他赞助组织提供培训的催化剂。

## 3. 邻里学习社区:社区教育促进多元社区发展

作者介绍的第三个例子是21世纪的邻里学习社区(The Neighborhood Learning Community,简称NLC),是在赫尔馆和高地民众学校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由相互合作的个人和组织组成的网络,致力于在圣保罗西区创造一种与传统学习文

化不同的、支持代际学习和公民生活、培养个体成长、发展社区层面教育系统的学习文化。NLC 更关注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项目”。西区是一个多样化的社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更容易建立邻里关系,是社区实验的理想场所。最初,在西区进行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民主实验的可能性”的讨论导致了以赫尔馆创始人名字命名的简·亚当斯民主学校的成立。简·亚当斯学校的组织者有意识地将赫尔馆和高地民众学校的教育方法和经验付诸实践,促进了社区居民与社区公立学校等一系列组织的学习交流和对话,正是不同的参与者和合作伙伴之间的互动促成了NLC的成立。

在NLC的探索中,NLC的组织者与社区居民合作,提供公民领导能力发展、语言学习和跨代公民教育;用壁画等公共艺术的形式展示拉丁美洲的历史、文化符号和民权英雄;组建拉丁文化团体;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开展西区历史之旅;与更多的社区居民和社区机构(企业、学校和非营利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

隆戈向我们展示了NLC组织者发展和培育的一系列丰富多样而形成互惠关系的社区倡议和项目:西区循环器(West Side Circulator)、邻里夏令营(All-Around-the-Neighborhood Summer Camps)、社区节日和公共工作(Celebrating Community and Public Work)。西区循环器,即重新规划社区交通,为社区的学习站和公共场所提供免费的公共汽车服务,以便于居民参与更多样化的活动,让他们思考,帮助他们成为终身学习者。邻里夏令营诞生于家长和青少年服务组织的对话,是一个为社区孩子提供学习机会的全方位社区项目,即为期九周的夏令营,循环器提供交通工具。西区每年都会举办自由节,庆祝该社区的多元文化。自由节的公共实践为如何在一个关系密切而多元的公共社区中发挥政治影响力提供了指导;节日策划过程又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学习不同政治技巧和实践的机会。青年学徒项目为居住在西区或在西区上学的高中生提供了非营利组织的暑期工作,为青年创造空间,让他们在公共问题上发声,参与社区问题的解决,让年轻人体验为公众做出有意义的工作成就感;培养其协作精神;通过收集和记录苗族老者的口述历史,让其更多地了解和尊重他们的文化传统;了解当地社区的特点、历史和资源。除此之外,隆戈还总结出了有意扩大其教

育资源的社区可以借鉴的三项实践:第一,设置社区联络人的职位,让其关注整个社区,在有意义的地方建立社区内教育资源之间的联系;第二,通过公共成就为青年赋权,以解决学校、社区、国家甚至国际问题;第三,建立有效的学校社区伙伴关系,进行教育者的培训。

### 三、社区教育的新实践转向:培养全球公民

经过三个案例的详细阐述后,隆戈认为,今天的教育需要新的民主技能、知识、价值观和实践,以支持民主更新。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新的职业——社区实践者,即能够通过发展和利用新的民主习惯和新的民主工具,将社区教育与公民参与联系起来的改革者。社区实践者需要养成三个民主习惯、拥有三个民主工具。其中,三个民主习惯是能够在行动中思考、具有将吸引人们的许多地方连接起来的能力、创造新情境让人们可以体验新事物;三个民主工具是对社区内的资产进行规划以发展教育社区、进行权力规划帮助人们发展知识和关系、详细了解社区内的方方面面。尽管本书的开篇章节很有说服力,但隆戈关于社区实践者的新民主习惯和工具的内容有些不够充分,他对这些问题的论述显得有些匆忙而浅显,内容质量和深度无法与前面的章节相匹配。除此之外,隆戈也没做好前后呼应,他并没有充分引用他的案例研究支撑这部分内容。实际上,三个民主习惯与三个民主工具是社区实践者所需具备的能力素养,也是三个案例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赫尔馆与高地民众学校的创始者与运营者都在践行着“在行动中思考”与“创造新情境让人们体验新事物”的理念。三个民主工具与“将吸引人们的许多地方连接起来的能力”则更多体现在邻里学习社区的案例中,NLC组织者利用社区内的资产发展和培育了西区循环器、邻里夏令营、社区节日和公共工作等成功项目,实现了公民知识和关系的发展,增强了公民对社区的了解。

在本书的末尾,隆戈总结了从案例中获得的开展社区教育的关键经验教训,具体包括:坚守教育理念,致力于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做出改变;综合考虑教育生态中所有民主教育机构;尊重人们的独特经历,让学习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通过公共工作认识到多样性的创造力量;利用非

专业人士的才能和本能;培养互惠关系,在混乱的民主中拥抱灵活性和信任,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和改革的理由。虽然这些经验教训和政策建议很重要,对未来推进高质量的社区教育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力度相对较弱,缺乏对其案例研究进行细致的分析所能提供的细微差别。

虽然本书的结尾部分不尽如人意,但这仍然是一本重要而及时的书。2022年6月发布的《成人学习和教育全球报告(五)》(5th Global Report on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提出公民教育是应对当前全球挑战的关键工具,应将其视为成人学习和教育未来发展的重点,以增强成人作为“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hip)积极参与变革的能力。<sup>[4]</sup>全球公民是指“一种对更广泛社区和共同人性的归属感,强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地方、国家和全球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sup>[5]</sup>的人群。他们积极参与变革即改变思维方式,增强理解世界及其复杂性的认知技能;以包容的心态,与他人产生共鸣,尊重多元文化与群体;贯彻可持续发展行为,实现人与地球的可持续发展。<sup>[6]</sup>隆戈用一个强大而实际有用的理论框架为读者呈现了赫尔馆、高地民众学校、邻里学习社区

这一组极具可读性、丰满、鼓舞人心的公民教育案例,比如赫尔馆“不断促使工作者和受助者学习和改变、调整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的动态发展过程是培养批判性公民的最佳途径,公民学校利用扫盲教育和选民登记的愿望来培养积极参与的公民,其倡导的“支持民权运动、废除种族隔离”等实践尝试是培养包容心公民的体现,NLC“为青年创造空间,参与解决社区问题”的青年学徒项目是培养可持续公民的样本。隆戈还用叙事的方式对简·亚当斯、霍顿及其同事等重要人物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让我们以崭新视角思考当前社会发展形势下他们的思想及实践工作在全球公民教育中的价值与意义,比如亚当斯关注的是教育如何帮助人们为公共生活贡献才华和精力,高地民众学校“将社区教育变成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载体”的倡议等等。本书提及的社区服务和志愿服务也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在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洗礼之后,社区教育的发展更要以培养和发扬公共精神、开展社区志愿服务为重要内容<sup>[7]</sup>,这既是公民教育的应有之义和自然内涵,也可作为社区教育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

#### 参考文献:

- [1] Nicholas V. Longo. Why Community Matters: Connecting Education with Civic Life[M]. NY: SUNY Press, 2007.
- [2] 张威. 简·亚当斯的古典社会工作理论[J]. 社会工作, 2019(5): 12-25, 107-108.
- [3] Olga Ebert, Michael L Burford, Donna Jg Brian. Highlander: Education for Change[J]. Journal of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2003, 1(4): 321-340.
- [4] 张沧会, 秦发盈. 培育何种公民: 全球化背景下成人公民教育的审思——基于《成人学习和教育全球报告(五)》的解读[J]. 终身教育研究, 2023(1): 48-56.
- [5] UNESCO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Preparing Learners for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EB/OL]. [2023-02-20]. <https://unesdoc.unesco.org/search/3df63039-40ea-4d05-b464-c1b165f7c34e>.
- [6] 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 5th Global Report on Adul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Citizenship Education: Empowering adults for change[EB/OL]. [2023-02-20].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81666?posInset=2&queryId=6b009e1b-405f-4392-ba55-d815bbc47558>.
- [7] 张慧睿, 于晶. 社会资本与终身学习的关系解读——评《社会资本与终身学习》[J]. 终身教育研究, 2022(5): 37-43.

责任编辑 冯丽樱